

第一个总统 上



黄继树

赵元龄 著

苏理立





第一个总统

黄继树、赵元龄、苏理立

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2 039 4298 4

第一个总统 (上卷)

黄继树 赵元龄 苏理立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 1/4 插页2 字数588,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书号: 10151·740 定价: (平)2.10元 (精)3.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生的主要革命业绩为线索，反映了我国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热情地讴歌了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和为此而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塑造了孙中山、黄兴、宋庆龄、廖仲恺等一批民主革命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同时，也鞭笞了清王朝和以袁世凯为代表形形色色的军阀、官僚、政客及帝国主义分子们的历史罪恶。该作品犹如浓墨重彩的长卷，将孙中山的光辉一生及精神风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全书共六部，一百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出版。

引 子

“哐——哐——哐——”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七日清晨，一阵撕心裂肺的锣声，突然在南海滨城市广州的街头响起。紧接着，大队身穿号坎，脑垂长辮的巡防营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凶神恶煞般地驱赶大街上的市民。锣声过后，一队行刑的刽子手，执着寒光闪闪的砍刀，杀气腾腾地监押着三名头盘长辮，手铐脚镣，背插判斩牌的死囚，急冲冲地穿街而过。从判斩牌上得知，这三名死囚的姓名是：陆皓东、丘四、朱贵全。他们是上月重阳节，在广州暴发的一起震惊中外颠覆清廷的政治事件的组织者。这次武装举义，因谋事不密，起义未及发动，就被清政府所察觉，广东总督立即派清军大肆搜捕，除被判斩的这三名起事的主犯外，被捉拿囚禁的尚有七十余入。

广州城笼罩着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城门道口、街头巷尾贴满缉拿此次未被抓获的武装举义的领导者、兴中会的首领孙文的告示。告示上方，印着图像：头戴小帽，身穿长衫，状貌魁梧，天庭开阔，鼻准丰隆，颧平眼陷，目光炯炯。图像下方写着：

“照得土匪孙文，纠结伙党，暗运军火，约期重阳节在省

城滋事一案，当经拿获匪犯陆皓东等多名审办；惟尚有匪首孙文在逃未获，为此示谕属军民人等知悉：匪首孙文即逸仙，香山县翠亨村人，年龄二十九岁，行医为业。尔等如有拿获解案，一经讯明，即赏花红银一千两。……”

岂不知这位被清廷重赏缉拿的“首犯”孙文，已于出事的当天夜里，在兴中会会员的帮助下，化装潜出广州，逃往香港，旋即东渡日本，而后断发易服，漂洋过海，远走异国他乡，继续进行救国革命大业去了。

……

光阴似箭，转眼间十六年过去了。

此刻，这位清廷的叛逆者孙文，终于在国内响起民主共和的春雷声中，风尘仆仆，从海外归来了。现在，他伫立在海轮的甲板上，面容肃穆，凭栏眺望，视线追随翱翔的海鸥，时伏时仰，时远时近。看得出，这海鸥牵动着往日记忆的丝缕，回想着这十六年为推翻清廷而奋斗的日日夜夜……

当年他逃到檀香山后，复集同志，重建兴中会；不久便发动了广东惠州、羊城起义；再次失败后，他又在东瀛创建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鼓荡全国，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怒火，势成燎原……多么难忘啊！那潮州、黄冈的义火，惠州、防城的进击，镇南关、河口的厮杀，钦廉、广州的血战……

海鸥又从浪涛中钻出来了，慢悠悠地拍着翅膀，自由地散开了队列，沐浴着阳光的金辉，在这辽阔的海面上飞翔，忽儿象是绚丽的彩带伸向远方，忽儿又象鲜艳的花朵开在近旁。他凝望着这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如痴似醉，心驰神往。他仿佛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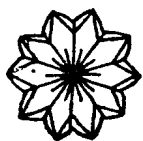
见，在他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前不久在武昌城头敲响的二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的丧钟，悠悠长鸣；他仿佛看见，一个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腐朽王朝——清王朝，濒临倾覆；他所热爱的四万万同胞正高举着五色旗，挥舞着花束，欢呼着，跳跃着，迎接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在世界的东方诞生……

他走向船头，望着海鸥穿云而去，望着巨轮破浪而行，他微微笑了。但是，从他那饱藏着人世沧桑的面庞，充满着革命信心和力量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正思深忧远，他既没有沉浸在人生旅途坎坷漂泊的回顾，也没有陶醉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欢悦，他在思考着，为迎接华夏辉煌灿烂的曙光，准备献出多艰的一生……



第一 部

天王府里





“请太后御驾！——”

天刚一亮，这喊声就在紫禁城养心殿里响起，一声紧似一声，一声高过一声，在凄厉的秋风中回荡。

这一天确实不同寻常，刚敲罢五更，整座皇宫就在一片杂乱的脚步声中惊醒过来。只见大小太监、宫女们一个个绷紧着脸，象长了兔子腿似的，在后宫几个大殿之间穿来奔去，恰似眼前飘落在地上的枯枝败叶，被深秋的北风刮得满院子里乱窜。今天就连平日神气十足的宫中总管太监、二品顶戴小德张也挂上一副沮丧脸，惶惶不安地亲自领着几个御前太监，急匆匆地奔进养心殿。

“万岁爷，快醒醒。”小德张来到小皇帝溥仪的龙床前，迫不及待地喊道，急得竟把下跪、叩头、请安这一套礼仪全给忘了。

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嗯”了一声，翻个身又睡去了。

“万岁爷，快起来，快起来，太后等着万岁爷到前殿‘升座’啦！”小德张一边说，一边把小皇帝抱下龙床。几个御前太监立即围拢上来，七手八脚地给小皇帝更衣穿鞋，一个老太

监为唤醒迷迷糊糊的小皇帝，特意取下金鸟玩具，上紧了发条，那金鸟便一齐鸣叫，才把溥仪逗醒过来，他也摇头晃脑地学着金鸟鸣叫。这一来可把正给“万岁爷”梳头的小德张急坏了，怎么梳都梳不好，想到时间已耽误了不少，怕隆裕太后等久了，发起脾气来，他可担待不起，便把梳头的事也免了，拿起珠顶冠往“万岁爷”头上一扣，背起就跑。溥仪伏在背上，一边用小拳头捶打小德张的头和背，一边叫嚷，“我要金鸟玩！我要金鸟玩！”小德张只当没听见，径直地往后殿奔去。

隆裕太后头戴凤冠，身穿蓝缎大褂，已在后殿等候了。她满脸愁容，眼皮微肿，目光迟钝，心神恍惚。原来，自革命党武昌起事以来，这十多天，她整日忧心忡忡，食不香，睡不安。昨天晚上，当她得知荫昌所部剿匪不力，反被革命军所击败，急得这位妇人彻夜未眠，天没亮就传谕，今天一早在养心殿召见王公大臣，商议剿灭湖北革命党暴乱大计。

“请太后御驾！”

御前太监见小德张已把小皇帝背来了，天正好也放明了，便放声高呼起来。

隆裕太后坐在帘后案前，溥仪坐在帘前龙座上，头也不抬地玩着手里的小如意。

摄政王载沣、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那桐等王公大臣鱼贯上殿，三跪九叩，三呼万岁，礼毕，分列左右。

“湖北的乱党打到哪儿啦？”

隆裕太后透过帘子，环顾一眼殿上的王公大臣，劈头就问了这么一句，吓得王公大臣们目瞪口呆，不知怎么回答才是。

奕劻定了定神，奏道：“禀太后，湖北乱党民军不仅占据

武汉三镇，且已向鄂省全境出击，孝感等重镇告急，大有北上之势。”

“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征，却敌不过民军，连战皆败，这是何因呀？”隆裕又气又惊，厉声问道。

那桐奏道：“禀太后，荫昌统率的兵马虽说不少，可是他调遣不动啊！”

隆裕把脸一沉，说道：“你的话不还是前几天说的那个意思嘛，说是北洋军，只有袁世凯才调动得了吗。我不是已经下了圣旨，让他赶紧来京嘛！徐太保，你到彰德去了吗？”

垂首恭立的徐世昌道：“禀太后，小臣去了两次。”

“那袁世凯为什么还不领旨南征？”

“袁世凯他……他说是足疾未愈，实难从命。”徐世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只怕是他这几年过惯了悠闲生活，无心再跻身政界了。”

隆裕听了又惊又急，却又强忍住，口气轻缓近乎乞求，说道：

“你等皆为先帝重臣，食朝廷俸禄，当今革命党人在湖北暴乱，危及朝政，如不火速剿抚，国将无宁日，民将不安生，后患无穷呀！”

奕劻奏道：“禀太后，袁世凯原是朝廷军机大臣，如今只封他个湖广总督，……他会不会是觉得面子上无光而不肯……”

“哎呀呀，都什么时候了，还……”隆裕心里一打顿，把“还嫌官小”的话吞下肚去，忙改口道，“那就再给他加个钦差大臣吧，他便可统领各路兵马啦。”

载沣听了，不由一惊，急忙趋前一步，奏道：“太后，那

袁世凯……”

隆裕知道载沣想说什么，连忙打断他的话：“国难当头，望各位王公大臣齐心协力，共挽危局。”

载沣不再吱声了，只好把恼怒强压在心中。

原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因向西太后告密而获得重用，害得光绪皇帝被西太后软禁于瀛台。光绪和西太后死后，光绪的弟弟载沣晋号为监国摄政王，主持朝政，他深知袁世凯为人奸诈，当即以袁患足疾为借口，削了袁的官职，遣送他回彰德乡下“养病”去了。现在隆裕要重新起用袁世凯，还要让他掌管兵权，载沣对此深为不满，忧心忡忡。当朝大臣中奕劻、徐世昌和那桐等人与袁世凯来往密切，交谊亦深，他们都力荐袁世凯出山，以对付大权独揽的载沣。这时，隆裕太后的话音刚落，奕劻便急忙奏道：

“禀太后，昨日在北京公使团会议上，英公使朱尔典亲口对我说过，袁世凯乃是当今难得的军事良才。这话又使我想起当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说过的一句话：‘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依小臣之见，目下匪乱蜂起，正是用人之际，何以让精良之将才老死林泉之下？”

那桐更是危言耸听地奏道：“太后，时不宜迟，若再不请袁世凯出来领兵南征，那……恐怕不出数日，民军的炮弹就要落到紫禁城里了！”

“徐太保，你赶快再往彰德走一趟吧，对袁世凯说，只要他肯督师南征，平定匪乱，那什么都好说，都好办。”隆裕太后说着说着，声音都有点儿颤抖了。

这时，一名御前太监上殿来报：

“禀太后，袁世凯在宫外候宣。”

“啊，快快，快传他上殿！”隆裕一听说是袁世凯到来，真是又惊又喜，竟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

少顷，只见一个头戴秋帽，身穿长袍，外套一件旧马褂，身短体胖的人，一瘸一瘸地来到养心殿前，恭恭敬敬地向隆裕跪下叩首：

“草野小民袁世凯给太后请安！”

“官保，官保，快起来！”隆裕见果真是袁世凯跪在下面，心里大喜，竟破例连唤几声袁世凯的官名。

袁世凯站起身子，退至一侧，垂手而立。载沣威严地瞪了他一眼，袁世凯却以冷冷一笑报之。

隆裕太后说道：

“现今湖北发生民党暴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剿抚不力，匪势蔓延，日见严重。为免波及他省，动摇国基，我特命你为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亲率北洋军平息湖北匪乱。”

袁世凯瞥了载沣一眼，忙向隆裕跪下：“请太后恕罪，怎奈小民足疾未愈，实难领兵征战，当今朝廷上人才济济，还请太后另选高才良将。”说罢，以头叩地，一直不起。

隆裕忙说：“官保，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官保你也曾受先帝、太后之龙恩，当年拳乱你亦鼎力剿抚，如今匪乱又起，你应以国事为重，勿再推诿，即刻率兵亲征湖北吧！”

袁世凯听出太后的话音里还真有几分恳切之情，心中不由暗喜，却又不泄于形色，依旧跪着，摇摇头，说道：

“禀太后，世凯不是不愿为国出力，只是此事关系全局，责任重大，小民委实难以担当。往年匪乱多发于边远省份，而今民党则作乱于华夏腹地，其影响，其险恶远非昔比；再者，

武汉三镇为南北枢纽，水陆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另外，武汉三镇不仅是商务交会之中心，且又是军械制造之基地，兵工、火药、钢铁各有大厂，均有数十年之历史，产品精良，足以济用不穷。想当年‘洪杨’倡乱攻占武汉时，曾国藩为何要率军拚力相夺武汉三镇，其道理即在于此。所以，世凯不敢贸然受此重任。”

奕劻见袁世凯不肯受命，又奏道：“太后明鉴，正因武汉战事关联全局，当朝除了袁世凯，更无他人所能胜任了。”

“嗯……”隆裕沉思片刻，问道，“官保，你对武汉战局如何看法？”

袁世凯歪过头又瞥了载沣一眼，冷冷一笑后，转过脸来对隆裕太后说道：

“以陆地而言，武昌之东，洪山为屏障；汉阳之西，四平山、黑山、大别山为方城；汉口之北，武胜关为要塞。以水路而言，扼长江、襄河之天险。虽然昔日之势，重在武昌，洪山失，则武昌不守，顺流便可取汉阳、汉口，势如破竹。而目下民党占据三镇，与我北洋军已成对峙，为此，今日之战，则应重在汉口，亦可先取汉阳。汉阳大别诸山，俯瞰武汉，只要我北洋军夺回汉口、汉阳之一地，武昌则可不攻自破。”

袁世凯这一席话，说得王公大臣佩服不已。隆裕太后不懂这山那河，更不懂军事，但见袁世凯说这话时那副自信的神态，也放心了许多，苍白的脸上也露出了几分笑意，看得出，此时她已把光绪皇帝死时留在砚台盒里的那张“必杀袁世凯”的手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载沣也在心里叨咕道：“欲扑灭民党，看来还真非用这个死对头不可！”

隆裕太后笑着说道：“官保，有你刚才这番良策，我就放

心了。我看，有你统领北洋军南征武汉，保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袁世凯又急忙跪下：“世凯不敢当此大任。”

“唉！你为什么不受命？倒是说呀！……”

袁世凯道：“当今天下形势可谓纷乱险恶至极，若仅武汉一处匪乱，一鼓讨平并非难事，只因现在是诸多省份均在动乱不稳，即使夺得武汉三镇，也不足以安息全国。如要世凯从命，必得有六个条件，否则，万死亦难受命。”

隆裕道：“官保，快请起来。你，你只管说吧。”

袁世凯见时机已成熟，这才起身说道：“其一，明年召开国会；其二，组织责任内阁；其三，开放党禁；其四，宽容武昌起事人员；其五，宽筹军费；其六，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

载沣听了，顿时面色如土，浑身冒冷汗，却又不敢声言，只是咬着牙，捏着拳，怒气填胸。而站在一旁一直不言语的禁卫军统领良弼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上前奏道：

“禀太后，袁世凯乃是当今之曹操，此六条实乃毁我大清江山之奸计，万万答应不得。”

袁世凯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请太后恕罪，小民世凯愿重返彰德乡间，不再参与朝政国事便是。”

隆裕太后见袁世凯又要甩手不干，一时慌了神，忙说：

“唉唉……大家都别再说气话了。……官保，你再说说，我若依了你这六条，你将如何调遣军队督师湖北？”

袁世凯清了清嗓子，说道：“目下民党扼踞险要之地，欲破之，务必集精锐之优势兵力。为此，世凯将火速整编北洋军，把湖北前方兵力编为第一军，把近畿和海防一带的驻军编